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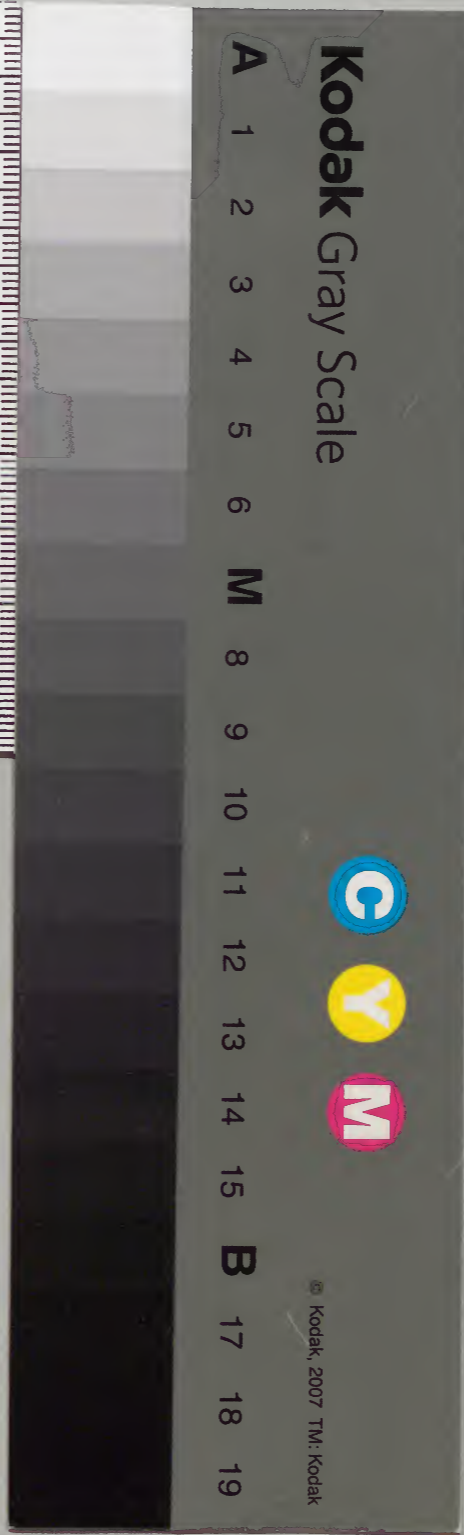
明
 献
 徴
 録
 六十三下

八
 十

一五七	二九七	八九七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二七	二一	一五七	八九七	漢書
函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987
冊數	157 (76)
函號	287 15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右僉都御史三崖歐陽公重墓志銘

雲南

淺草文庫

羅洪先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崖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

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鈞源二十世

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明初仕為翰林檢閱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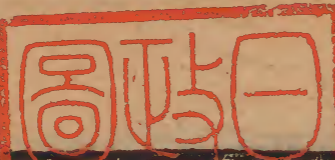
祖用壁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

母蕭氏封宜人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戊辰禮

部中式廷試進士出身第五人初授刑部浙江司主

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

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



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
銓反以公熟於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
人眉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
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
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旣爲官
又避禍有是理乎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
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卽朝議曲爲解宥不
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
廷謝禮瑾兄歿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
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
銳誣逮縉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扈仁李穩余祐樊
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卽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
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還職於是
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
南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
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卽歷歷摘
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眙愕噤
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卽又善說書史指畫經

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
嶠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
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讐殺師宗納
樓思陀入寨廣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
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
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傅習以夙勤事而身享
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
有司恃險遠恣爲隄割則猓猓跳躑相報苟拊狗不
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
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薄糜哺弱子而於諸夷或
判疆域解怨爭攜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投善劑以消
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寬農覈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
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饗以充虛
橐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徭役里甲之疎數稅
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又皆酌地力時變
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蓋藏之不遺筭
也 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
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
爲奸掎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

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 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
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
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
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呼囂醜公公既伐其隱謀乃更
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者所
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
謫調給事中論掾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
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
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構狀以爲佞人
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
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
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以完名爲榮聞者莫不
危公恐觸 上怒而公之懇款若未效百一於君父
前者爲郎中時 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
朝帳房番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卽寧
銳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
胥靡忘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
禍 今上初號爲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
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
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阻將

有靳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大宰讚數薦其才不報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分異收族教子周貧卹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卽在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卽相見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洪先嘗聞公於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旣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待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墓志銘

順天

張邦奇

公諱玉字汝成號雷峰一號嘿休系本徽之婺源越國公之後曾祖諱公鏐祖諱江父諱子才以公貴封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吳氏封安人公澁毅重厚髻鬣如成人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古聖賢自期若將不屑意於舉業而才思充敏得之心而注之手跌宕雄俊自足以動人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整菴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語必移時較藝必冠

多士焉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覈精敏爲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蝕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公性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故再以屬公公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間宵晝民夷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强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指欲有所左右而公持益堅卒以理詘羣刁焉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公公聞之

亟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夷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克之時以御史謫官沅之竹寨驛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多興起已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公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石與九江

僅距一水衆謂胥虎牙間而公從容取歸州城賊睥
睨不敢犯境內按堵已而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
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
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
疏公才節乃擢柳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
民兵搗其窠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
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
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公復與焉
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
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車下八閱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
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拮尅所致首議
請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
者二人邊境懍震戊子春畿內賊楊恭作亂驚動京
師公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畧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
至遂冒爲已功公會弗之辨也凡防禦方畧鐵冶利
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
陳之切中時宜有撫畿秦稿二卷勸勦歲久成消渴
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革已爲憮
士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

乞休不允既病臥卒年四十有九公與故王公伯安
 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說之卒不應其自信不移如
 此然實學古心高才勁氣獨立而不懼知命而不惑
 議論人物必求之心術之微舉天下鮮當其意者已
 或有失雖纖微不自蔽人之柔佞疾之雖仇讐不爾
 痛也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畱稿
 凡若干卷藏於家

左僉都御史陳長公察傳

南贛

王世貞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為常熟
 人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 高皇帝數以
 法破誅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為其以長者故四傳
 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
 寤而視腹有赤文曰鳳已遂娠生公公生嶷然莊甚
 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補邑諸生俄光祿君物
 公苦而仇酒肉之味者三年久之舉進士釋褐南昌
 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為畱臺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
 中貴人瑾拉而公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粟邊百五十

石瑾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煽起益甚公力爭不
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
尚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兄寮免檢討
亦歸譚淑人颺起公曰若母以吾老爲念而遂孤
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
大計五日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
所司條著令寧王宸濠反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
可游 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弄兵者陸梁彭
蠡間寧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
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 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
寄撫監卽北不憂虜不憂蕭牆內耶 上不憚切責
公奪一歲奉公遂行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箚棘而
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產銀幸臣請縣官場而權之
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
也且用事者覩其利余覩其害而從吏之不可竟罷
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人魘而鬻公劾治如律 上
亡子公疏畧曰臣越在外徼妄干國家大議死罪死
罪 陛下之踵 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
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 陛下也 陛下多
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怍然竊害萬一宜早定大計

拜親賢寘禁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 陛下固萬壽
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
何 毅皇帝晏駕 上卽位下詔求直言而公還自
滇數上書陳君德興革計弊復出按蜀公說 上以
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尾
得書語相銜公次骨謀格不下然 上固已心動後
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滇而蜀也一罷青驪
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下大懾服惴惴亡以
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諸道偕計吏者甫畢
以譚淑人喪免公繇郵書中受計卽被髮跣且號踊
曰天其祝不穀得以九歲侍而易一日耶公服除再
入爲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例罷所任干戶不得志
緣 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遂紕邦
奇 上恚謂爲大臣遊說卽朝置獄訊備五毒公大
呼以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揚言地下衆錯愕引碎而
上連目攝公不爲動退復具草言亡論邦奇語非
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 上體貌
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別下司寇獄彈治勿令天下有
以窺見風旨 上曰善因遂寬揚言獄弗誅帥侯勛
方挾幸爲姦利巨萬公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

謂御史憲吾不愛一勛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
御史久同列妻起大位幾徧始遷爲太僕少卿垂拜
公復辭薦代人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
人坐謫潮屬邑校官公怡然卷衣出口察奉臺事亡
狀又數妄言當繆 天子幸哀憐之於是倍道趣潮
聚諸儒生譚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暮歲移
信州倅距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南昌亡見遷吏
態已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爲副使踰年而遷山西
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而又遷浙江左布
政使入爲光祿卿旣 上皇子生贈祖文官錄一子
太學生吏部言南贛闕撫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
品又遷日左使當爲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
先事見嫌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
史王守仁束約定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授之
捕鹵盜魁相戒避明吏毋汚陳公質爲也而公益頌
高皇帝大誥闢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
且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 上殊非所望曰
都御史輕去朕印吾不用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
張潤章拯相與劇切爲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
先生書希濶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

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
之曰余田父甘也公又多語刺刺是非咸逡巡避去
所寢卽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禡亡易第
令綴以絲襪色錯然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或
相率摘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于膝
問爲嬰兒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旣者病且亟捐
私田三百爲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
子孫侈者公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淮墓志銘

延綬

公諱淮字巨川小泉其別號也生有穎質未冠補邑
庠弟子員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甲戌登進士尋丁
內艱歸服闋授戶部河間司主事督儲太倉公廉明
允屬吏畏而愛之及滿相率列狀保留司徒公因加
器重聲譽遂彰尋督儲密雲有中貴怙勢於公獨心
服更加禮重尋督儲德州知州某素兇許沮撓儲政
公諭之弗悛乃疏其惡於朝竟置之法事竣奉命監
督南畿兌糧百八十萬石舉完無愆期擢貴州司員
郎尋擢山東司郎中總理遼東軍儲遼爲巨鎮歲支

支百二十餘萬多資鹽引豪商憑藉朝貴率空手占
竊取厚利軍儲大損公下令有見貲方與引諸豪猶
怙勢恐喝公曰吾不畏死咸吐舌縮首去請託遂絕
及明約束嚴稽覈平出納祛積蠹軍儲大充將士感
悅一時聲稱翕然咸謂公可大用矣事竣擢四川布
政司叅議未發以才優吹陝西分守河西兼督糧餉
公治如遼東而總理益密勞瘁有加時詔使勘土魯
番入寇邊情蓋中有陰使之者欲假此報執政私忿
將起大獄邊事幾大壞公與巡撫唐公澤據理持法
極論夷情奸欺國體當正邊情至重不可再壞詔使
不能奪疏奏河西始安擢陝西按察司洮岷兵備副
使總制王公以公熟諳邊情奏畱整理河西事務兼
分巡督餉責亦繁重公竭力應裁百務咸舉而勞瘁
益甚矣尋擢陝西布政司叅政歲大饑予方撫陝委
公分賑公遍詣村落給食不舍晝夜至廢寢息有勸
者曰吾一人不足惜如億兆何至永壽遂以過勞嘔
血數升猶力疾卒事會延綏撫臣缺廷推以公名請
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命下而公
疾甚乃輿歸聞喜未及赴任卒壬辰三月二十七日
也距生成化己亥享年僅五十有四云公天性孝友

入仕以親養不逮歲時哀慕人不忍聞事二兄極誠敬俸入不自私撫孤姪如子長卽誨之弗克肖至涕泣諭之至哭於祠墓復詢其姪孫底成立居鄉以行誼自勵頽垣疎牖晏如也平時縣官罕見其面近出未始用輿馬素潛心理與諸生講解經義必體諸身心參及時務期於可用所至執經問難者不遠千里蓋其學有本故所至建立卓然所著有詩經童訓辨疑其稱於中外者炳炳若此予則尤見其規畧恢弘條理不疎志慮堅定操鑒不爽律已端嚴而與人不求備取善疾惡而怨怒不宿畱故累司財用人無間言所至雖武夫悍卒莫不傾心敬服涼州有父子異居致訟者公反覆譬喻感泣復合所謂全才公不忝矣 上方將大用公而遽爾淪逝惜哉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黃巖劉公夔墓志銘

費 案

公諱夔字舜弼別號黃巖世爲襄垣人曾大父端領
鄉薦授密雲教諭大父潔領鄉薦歷監察御史終浙
江按察副使父鳳儀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俱用伯
兄紫巖公貴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張氏封夫人寔生
公夫人就館時夢紫衣人餽寶劍因以小字命之公
生而岐嶷異凡兒稍長益穎拔從大父遊京師所接
識多海內英雋學用夙成歸補邑庠生名藉藉動三
晉庚子舉於鄉明年辛丑舉進士與庶吉士之選益

肆力讀中秘書期成鉅儒余時亦從公後心憚之癸酉授兵科給事中丁丑聘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辛巳陞刑科右復陞戶科左今上登極更新庶政有詔起用太監蕭公敬公上疏謂臨御之始不當先嚮用闒豎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辭意俱烈疏入不報者累日人咸危公公方引義從容而上亦察其忠弗讓京東民田爲權倖所據民不得訟事聞命公往訊至則按籍悉歸之民權倖斂跡時以爲難是年以紫巖公爲少宗伯例改翰林院檢討丁內艱甲申服除史職與修武廟實錄事竣當加秩而公忽得外補謫判大名人以爲異而公處之愈閑至郡折節親簿書專長吏惟謹長吏益賢之暇則葺元城書院進諸生闡經義興尚文教彬彬多成材焉丁亥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南戶部郎中江西按察使司副使改提學河南陞貴州布政司叅政調陝西陞山東按察使所至有聲嘗錄囚釋其寃數百乙未夏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保定畿輔重地俗悍喜鬪歲薦饑民或聚爲盜公至則按捕之節用愛人緩賦驅蝗民賴以安提三關邊警叵測公飭兵食屯要害數親巡視慨然不勒居燕然之志居三載虜不近塞輯寧

保障之績民至今頌之公又疏治運河葺修嶽祠稱
 旨數膺璽書褒美錫賚加渥方駸駸嚮用乃為言官
 誣論公遂懇疏乞歸越六年忽遘疾不起蓋嘉靖癸
 卯正月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黃巖集金陵稿恒陽
 集處州錄大名吟奏議七卷

右僉都御史徐公錦小傳

順天

葉照

君諱錦字章甫號楓岡生而穎異慷慨不羣攻儒學
 首膺文宗之選正德丁卯中浙江鄉試丁丑登進士
 除福建甌寧尹痛先人之積學早世以清白揚親蒞
 政清嚴秋毫不取私邑有行都司軍民雜居君嚴約
 束罔不帖服界隸司府往來員役聞君之名不敢輕
 抵公所邑巨豪負險深谷積逋不輸於官君諭以義
 豪悅且信遂效命無或胥梗至於均徭役以除宿弊
 蠲冗費以濟民難人多利之歌頌恩德御史相繼薦
 於朝有公明廉能之譽甫三載天官卿以君治平為

天下最徵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老成明斷望重
南臺尋轉雲南道審審諤諤益勵風裁奉命按淮揚
及廣西等處惟整飭大體不事繁苛接藩臬虛已咨
詢以濟時宜靖江藩府怙勢害民莫敢誰何君疏陳
規制裁之以法卽斂手屏迹不敢恣事竣會建仁壽
諸宮奉勅督理同事多中官每索取常例不一滿望
則多端阻勒君委曲開諭備述官民輸運之艱中官
爲之感動反從寬恤時 章聖皇太后屢賜茶宴金
帛以勞之屢荷殊 恩錫以明倫大典無逸殿碑文
諸書 上嘗錄公名於屏風曰此宜可大用旣而陞
南京大理寺丞斷獄平允多所寬宥尋陞太常寺少
卿聲威益振庚子歲會推順天巡撫上覽疏爲中官
曰少卿徐錦得非向御史也親簡注焉獲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兼督理薊州邊備蒞任踰年
撫養士卒邊城不驚及沙河大工成進俸三品人皆
且夕以公輔期之值辛丑星變引咎自陳乞休恩賜
致仕家居每遇 聖旦必夙夜具朝服拜祝於庭暇
時攜酒歌詩不干戶外事賦性寬和與人輒平易未
嘗以貴顯自大朝野咸謂君再出以柄樞要而距不
可作矣寔于子二月十四日也

僉都御史李公宗樞傳

河南

喬世寧

太宗樞字子西金寧武將軍耀州司候烏古論速可
 之後也父恕弘治丙辰進士歷官貴州叅議宗樞舉
 進士授知諸城諸城多衛官富室豪奪民田宗樞懲
 其尤甚者一人餘悉自歸民田民盡復業以治績擢
 御史按宣大陳邊務十事 上盡採用之語在集中
 已又劾都御史汪鉉不法狀風裁著於臺中未幾鉉
 遷太宰卽陞宗樞穎州兵備僉事定欲考察時讐之
 乃宗樞穎上名益著御史薦者十有三疏鉉竟無隙
 施焉鉉罷乃陞河南叅議副使會 上謁陵承天諸

守臣率以罪繫乃遷宗樞參政頃之再遷按察使有
扈從功方召用以母憂歸會虜入山西大掠至平陽
撫鎮多以不職譴罷時太宰與科道官舉才臣營事
者十餘人皆首列宗樞俟服闋補先職無何卽遷僉
都御史巡撫河南宗樞習知大梁事乃盡禁諸服用
奢僭與豪姦倚王府爲窟者一時大梁肅然又檄諸
郡邑條百姓所苦樂將一切畫便事會病卒不果宗
樞性穎慧口吃有濟事才交遊間情儀殊厚詩學初
唐作字學章草俱成家有詩文集傳世子羔已西
人三十四年以會試行會地震客歿閩鄉

僉都御史陸公邨傳

河南

公名邨字秀卿嘉善人讀書耻爲時師訓詁嘗以人
心物理與聖言融貫非可離而二之欲求畧去名筌
直軌往哲而發憤篤行誼尤以氣節爲重人或相曰
爲腐儒公曰吾腐吾腐不較也嘉靖丙戌舉進士授
南京刑部主事道自河間郡守某見公貌頎頎不善
抑遜心惡其倨乃送一屬館居之館僻在西遠妖魅
所窟誤入其中者輒歿公不知其愚我也誠之而入
比暮輿皂慄慄告出唯二童子畱旣寢夜半有聲剗
然已而崩山裂石之狀其怪頎然而黑不知其長幾

許植於臥榻前公怒甚以手擊之大喝曰何物妖麼
敢爾須臾遁去院宇間寂如故厥明門外候吏皆兢
兢俟內音公偶睡甦日高不起人人私痛其爲泉下
人無疑矣頃之放衙偉然陸主事坐堂上竟無怪狀
於是郡守聞之大駭心知其非常人比至南都審刑
名多平反有獨是以濟法所未備旣而居父喪闕鄉
人有欲引公者公不應補北刑部又乞南改南武庫
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羨金人易乾沒公率
不啟封以發人頌其廉下無間言擢常德知府以
最改岳州岳州大饑公不待奏報發倉廩以賑民
以生活者數百萬計時楚中灾傷極甚每御史

所至則饑氓匍匐扶曳龍鐘將什衣不掩形流離困
頓羅驄馬前號哭不已御史緩言慰遣心實慘痛恨
無良法以速起其死也及抵岳州境內晏然則未有
以荒歉告者心大異之又地逼江湖寇盜出沒時仍
饑饉之後不聞賊警於是稔知公先事預備慮周生
民固極盡安輯之力矣御史又察知公寒素澹泊不
求榮進爲政無赫赫之譽此其心與古循吏無異遂
上書薦之於朝 世宗皇帝軫念元元特重有司之
務實政者乃曰守臣邛爲予一人綏萬民績可嘉其

周顯擢以勸來者遂拜公太僕少卿加御史俸一等
 於是天下皆知 上意所向爭相奮勵以治行自見
 其風四方而激人心由公得之也既為太僕盡心牧
 政牧政以舉自太僕徙南鴻臚自鴻臚徙南光祿稽
 檢會計條緒具悉內豎有典其職者無緣為奸宿蠹
 盡除而四署一新矣會河南巡撫缺詔公以右僉都
 御史往撫其地公受命感奮自効冒暑雨疾行比入
 汴遂大病乃嘆曰宣勞畢命以上報 天子微臣責
 也其不得竭犬馬之力以負初志臣死且有餘愧不
 得已乞骸骨歸歸三月而卒年五十五所著
 有風雅輯畧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鉞傳

大同

侯鉞字義甫東阿人金丞相摯之後也為人魁岸有
 大度戟髯電目狀貌如神論事侃侃口如懸河慕賈
 生陸贄之為人也資質殊絕讀書日以卷計率三數
 過終身不怠舉嘉靖辛丑進士請告里居三年請闕
 授工部主事奉命修玄恩橋於涿州之南監修中官
 上其估百萬鉞為上書指陳其狀乃二十萬而足擢
 本部郎中出為山西屯田僉事有詔築龍門邊五百
 里衆以虜所出入相顧莫敢往鉞獨以身任之一日
 虜大至左右請入城避答曰吾舍數萬丁夫獨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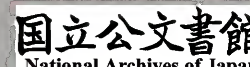
往乃驅民入城身爲之殿夜至宣府城下有老弱避
兵者復數十萬擁門不得入鉞乃坐門外盡入居民
而後入再擢爲山西副使整飭陽和兵備大將軍仇
鑾行邊司道皆伏謁鉞獨長揖不伏鑾初不悅及進
而與語縱橫指畫旁若無人鑾奇其材謂軍門曰此
中獄獄侯君一人兵備三月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
同嘗一再遇虜有首功百餘級未及論功會總兵岳
懋斌兵部尚書聶豹劾鉞視邊軍敝不請餉乏軍興
逮下吏治因諷鉞自辯欲令歸過戶部鉞曰事有不
可吾寧身任其咎不敢爲朝廷起大獄竟不以戶部
爲解削籍罷歸田里常有袍戴笠乘一白騾從茶
一人遊行隴上與田夫漁父抵掌笑譁至揮鋤分
相娛樂遇者不知其故中丞也時塞上多事鉞有重
名廷臣部使交章奏薦方有詔召遂卒今祀學宮

公諱曰濟時交章奏萬古亦時公致卒今顯學官
於樂與昔不味其於中丞公熱寒士多事於高直
公入世許湖上與田夫魚父共掌笑藟至乾祿公
公入世許湖上與田夫魚父共掌笑藟至乾祿公

右僉都御史麟山李公良墓志銘 宣府

張鼎文

夫毀譽不公良臣解體忠佞無別志士隳心今朝廷
有忠直之臣而或以疵類疆圉有功烈之臣而或遭
掩抑故賢士不能盡其誠而國家不得盡其才正以
此也往歲經略邊事之臣莫如李公麟山先生卒以
間去至今人惜之先生諱良字遂伯其先洪洞人始
祖李二避兵長清家焉二生德德生斌斌生勝勝生
儀娶張氏生先生繼母許氏為人忠信仁厚豈弟孝
友勤學以養父志備物以奉繼母戊子領鄉薦己丑



第進士筮仕漢中府推官平妖寇擬陞河南道監察御史以不奉時相改評事歷陞陝西僉事山西參議副使河南參政丞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益先生文人而究心武事故其勲伐多在關隴兵戎之間凡所以爲夷夏之大幾社稷之大計必悉心經理要必爲天下長久之法故在陝西禦套虜有黑水口之捷總制松石劉君表其贊襄之功在山西守巡冀北道外禦強虜內制橫軍邊圉晏然百姓祠祀之在宣大六年知形勢明戰守習訓練一膺巡撫之寄卽上奏疏無慮數十咸切肯綮又見屯戍單寡建併守之議鑿鑿可行己酉之秋虜寇深入非先生預爲調度將不知何所底止也然其執法守已不阿時好獨見短於權要議當回京調用而先生浩然志不可奪矣居十年惟課農教子焚香讀書表率鄉俗以居家守禮居鄉守義居官守法爲訓所著有文稿若干卷藏於家屢薦推昌平操江巡撫之任先生厭聞之戒客勿須口也嘉靖辛酉夏五月卒年五十有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時春墓志銘

徐階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山西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浚谷趙公以疾卒於家明年五月總督三
邊兵部右侍郎鑑川王公爲請卹典有司循故事得
賜祭一壇於是予西望拜且哭曰嗚呼予負公矣予
負公矣予與公友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
今予方在政府又幸際 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
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亟薦公使竟其所欲
爲予負公矣予負公矣公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

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
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面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
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
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卽俺難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
者率壯其志而亦頗訝其尤輕憂其太銳然自邇年
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自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政日以
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痿漸入於不能起予以
爲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
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然
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
故委曲爲白其所以然冀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
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其遽卒蓋不獨予負公卽
公亦且自恨其不及候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數
然耶公幼與予見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
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褒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
何其有所製作乎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
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
都城 世宗皇帝用予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
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



督鴈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謫歿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涑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公官聽調迄今十五年予日思薦起焉乃竟不克遂虜固未當滅耶何公之難於用也公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闊肆如司馬子長李太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初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

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佞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公則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予所以深慨於負公也公諱時春字景仁浚谷其號祖福以國子生爲平谷丞考玉霑化教論贈編修母許封太孺人公卒時

年五十九銘曰龍興而雲弗從伯樂與驥幸相值今而不克收以爲功世方貴劔術而干將鑊鄒曾不獲與鉛刀並庸數耶人耶吁嗟乎公

石僉都御史山峰阮公鶚墓志銘

福建

李春芳

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諱鶚字某號山峰居士系出步兵晉黃門侍郎遙集自陳畱受節鎮皖樂山山之勝因家焉歷唐諱樅江者以大將軍顯宋諱師簡者以進士顯文武後先輝映由進士五傳而生暹暹生廷瓚人稱愛雲翁則公父也愛雲翁少孤嚴事其兄讓千金產有隱德沒祀於鄉後以公貴贈南京刑部主事配吳氏繼童氏俱贈安人正德己巳歲大稜翁傾貲振之所全活甚衆無不願翁生賢子者已而

母吳以是歲十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之夕室有瑞光始爲兒時端重不戲六歲就外傳輒問曰讀聖賢書不當學聖賢乎傳大異之嘗作燈花賦以見志長而博綜經史百家文聲籍甚嘉靖甲午以儒士中應天鄉試乙未遊南雍少司成歐陽文莊公方與諸士講明致良知之學公聽受而篤信之曰學不在是乎自是盡棄平日馳騫之見而反之身心矣甲辰第進士觀吏部政會星變上疏乞崇廉介以抑奔競不報太宰熊公某獨亟稱之乙巳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明允精於讞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姦公暴其罪竟置之法時有殺人而櫬於市者都下譁然莫知其由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疑爲寃齋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才名大振三載奏最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光祿光祿多中貴人懾公風裁省浮費且十萬計地震應詔言七事多見採納已酉巡視倉場兼理河道蘇運卒立議單劾罷漕帥之不職者漕政以肅明年案順天諸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任丘進士王聯豪橫數殺人擬大辟乃撫拾胡公續宗詩誣奏謗訕上怒逮下詔獄并逮撫按藩臬郡守三十六人公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矧誣搆

之乎漸不可長乃極力調護其間事竟得白尋改畿
內督學公以首善自京師始正身帥士士蒸蒸然鄉
風諸所請謁悉謝卻不避權右庚戌虜入犯至薄都
城下公適校士涿州涿固都城要地也公選率生徒
張皇號召士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十事動中機宜
當是時公職在俎豆不與兵戎乃毅然以憂時捍患
爲已任其康濟之弘猷已於此露其端云癸丑擢浙
江提學副使頒示條約一如畿內而因地裁成之得
人爲盛浙方歲苦倭寇甲寅尤甚公下令諸生操弓
矢習射作忠義之氣乙卯夏省城戒嚴撫臣檄
畫地防守公當守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
入遞至遞開視他守者獨無追迫蹂躪之慘民咸德
公焚香祝天曰安得阮公開府以活百姓耶丙辰陞
廣西右叅政臺省文章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上
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聞命卽展布
方略誓告將吏四月賊攻乍浦追斬皂林賊奔桐鄉
公冒重圍入桐鄉方賊之圍城浹旬也多方攻擊而
公亦隨機應之顧孤城力乏數請援於總督胡胡不
應城中危甚卽睢陽之急不是過也賊又持總督紅
牌抵城下議和人心搖惑非公抗議固守鮮不敗者

少宰松溪程公序平夷碑亦謂公有睢陽之節武穆之忠以此久之賊計窮遁去五月賊陷仙居公又募金台諸郡兵分疑設伏凡三戰大破之而賊首徐海黨與衆盛復集舊巢時趙尚書文華出視師與總督胡共持和議乃公獨銳然決戰會言官上疏罪議和者詔下專命公勦平公得報益自罄竭命奇兵四伏正兵突擊賊遂大敗四竄巨魁陳東麻葉辛五郎皆就擒賊又奔據沈庄憑險自固若謂必不可破而主和議者猶觀望不進公大怒曰不滅海尚畱根蔓乎檄諸道分兵四圍夜渡濠薄賊柵火其巢自寅至巳力戰俘獲甚衆徐海始就滅功最稱奇而讒忌亦自是漸起矣公顧一意向賊謂諸將曰寧波鴈門久爲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奈何安枕耶遂夜驅水陸兵並進大破於蔡奇山獨山大潭山水戰於清港洋丘家洋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斬殆盡自是兩浙三吳始得休息矣 上賜金綺者五進秩者一方鄉用公而忌者愈忿謀奪公柄移公專鎮閩是時閩寇方張而兵弱財匱私計可以困公而公不爲困丁巳春公發浙江倭犯福寧公抵建寧倭犯會城已而犯福清犯海口羽書猝至公日夜治兵儲糗慎邏謹

謀而於先登陷陳之士不惜重賞往往能得其死力
遂奮擊賊衆於古源陽崎長樂港閩安鎮凡十餘戰
計任事不過數月捷書飛奏上大加獎異柰何忌
之者力謀傾公乃指摘公糜費儲餉肆爲萋菲風聞
論列遂被逮至京然募兵壯造戰艦捐賞予卷牘具
在有司可覆視也卒莫能中傷落職歸角巾私第絕
跡城府東阡西陌朋舊過從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
會有論胡督府宗憲侵浙餉者復波及公公疏請兩
省互覈而人多依違其間迨隆慶丁卯公病轉劇伯
子某伏闕陳情於是大司徒馬公森大司馬霍公冀
合疏題覆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雪乃
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有九耳嗚呼
天亦忌之人何尤哉余嘗讀陳平傳而爲公慨也
平事漢謀所以撓楚者請捐金行反間高祖與之黃
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出入率間楚君臣滅羽垓下
由公觀之使平也生今之世身且不免又安能吐六
奇而封萬戶哉今按中丞五臺徐公紳狀叙浙閩事
獨詳有以也浙之士民思公之德相與立祠俎豆公
夫豈可強致哉噫此益足以觀公矣若夫勘副使李
某同知唐某以全善類哭送南野先生旅櫬以敦師

道不拜仇咸寧不附陸都督不謁趙督察以勵士節
皆狀中所稱述者自當信後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汝諒墓志銘

遼東

寇陽

侯汝諒字叔貞號松亭公幼聰穎不羣讀書過目成
誦爲文藻思逸發操筆數千言立就弱冠領鄉薦戊
戌登進士高第己亥授戶部主事監太倉及三河諸
倉正己率下出納明允宿弊頓革總督侍郎胡文江
巡邊諸監倉者率有厚餽張盛晏以媚之公獨無後
餽者多敗時稱公有守甲辰陞雲南司郎中司務繁
劇公才旣優應酬如流吏不敢欺內用金寶當事者
率通鋪行倍估高價因爲已利公裁其直之半省帑

不以
學地
奠藩
府

金甚多外戚方氏奏討祭葬及庄田七百餘頃公以
為財力土地有限而覬奏討者無窮弗之許方託所
親啖以利公峻拒之且疏稿白於大司徒蒲庵王公
王難之公曰設有利害郎中自當之疏上命下竟減
其請之七八貴戚咸怨公亦不顧也乙巳陞南陽知
府公嚴以馭吏惠以愛民抑強扶弱興利除害唐府
求儒學隙地以益園圃撫按檄公勘之公曰卽府地
尚捐以助學可侵及學宮耶事乃寢朝覲給由赴京
公私餽遺一無所受撫按交薦其賢庚戌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值莎亭翁卒於南京公聞計號慟卽日奔

赴護喪而歸服闋癸丑復除陝西分巡

公調度賑濟全活甚衆地震異常人多壓歿劫奪蜂
起公循行禁緝地方賴以無虞丙辰陞河南左叅政
至汴卽入賀丁巳陞本省按察使振肅紀綱申明法
令豪右斂迹激揚得體風清弊絕人望益歸入覲事
訖已未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地方
連歲荒歉餓莩載途又值兵冗百務蕩然公夙夜焦
勞匡濟時艱危言懇請數萬金糴米數萬斛賑之軍
民賴以全活復請通登萊天津海運公私稱便招集
逃軍修復墩堡督造火器訓練卒伍軍中之務畢智

殫力誠無遺策焉虜雖數入多遭挫劫而去屬夷內
叛勾引醜虜爲患事體重大莫肯執其咎者公抗疏
婉言條其便益計擒首惡果力箇等四十餘人功收
不戰羣酋授首事聞 上嘉之有白金文綺之賚公
孳孳爲國約已裕民用舍惟公賞罰惟明嚴以繩貪
勇以起懦軍民咸悅朝鮮貢使有獨鶴之詠坐是與
總兵者不協互相訐奏奉 旨回籍聽勘中途患疾
抵家調理不痊於辛酉年七月二日卒距生正德乙
亥六月九日壽四十有七云

僉都御史荆川唐公順之言行錄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
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庵內閣
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己
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
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其人品甚高心服之嘗曰省
元狀元人品每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爲兩榜首省元
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
奇也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勞
瘵而學問文章俱未有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

自立之地不樂居官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雷滯不時用先生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先生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之作心服之而先生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先生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

完例當陞賞先生不欲受又以羅峯愛已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先生所卻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今上而論宰臣起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先生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都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侍御雲川舒公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師道以經濟自任立朝著蹇

謂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
正氣當是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先生之真矣先生
喜靜坐業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
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
今之儒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
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
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后文字更何
如耳先生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
無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
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淺露
者然事歸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
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澹不
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痾瘵切身思一救
援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
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
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竇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
奴起鬣流血東南先生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
右懷公喪而趙公雨江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
生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
歸朝首薦先生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陛

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卽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卽
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
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先生
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
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
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
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
陞太僕少卿胡公奏雷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
巡撫李克齋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
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撤鏜堅守身往江北與
李公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
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
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
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
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
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
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
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
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

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
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歎
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於內倭寇乘之貽
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而先生治軍
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
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
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
不起矣二十九日也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
了十年工夫自恨持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
而先生氣絕

荆川唐都御史傳

李開先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伯誠伯誠
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府有政蹟
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
貴號曾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仕爲戶科給事中以
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貴子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
號號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
府知府娶宜興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幼
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誦書不成

熟寫字不端楷父卽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
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爲宕子乎唐子由是
勤勵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庵
葉林而憲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
業可繼王文恪戊子鄉試第六名己丑會試第一名
廷試二甲第一名御批其策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爲
榮會試卷見者以爲前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
理意深辭雅而意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
體如圓不能加於規方不能加矩矣選庶吉士一二
大臣不相能遂卽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
曾經御覽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
去留非體始進卽能恬退如此試政吏部選除兵部
主事未久因病告歸繼丁母憂母隨父之任信陽路
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相夫
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病
也方藥委諸塗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棺斂辦諸
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涯呂涇野聞
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
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卽能升札游之堂以光
顯其母不爲優乎後王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爲說或

踵習之耶抑偶合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綿泥途凍凜自傲與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見其孝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主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掌管二考科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爲力而且難作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士兩途 聖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寤日夜不休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破凡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豈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居官尚節棄爲廉隅兼且議論英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頗服其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土夫駭之而唐子曾無愠色父在浙泛聞有

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旣抵墟里雞犬柴門依依桑梓謝卻業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以其侍從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爲村樵漁父歌詠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若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爲精被僧一行藏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曰

孤筭孤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爲活法三
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
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
者也所著孤矢論勾股測望論乃千古不傳之秘而
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
將約之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筭糧事相妨唐子
乃討善筭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筭訖記其槩只數
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不移時
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筭咸驚嘆天下未有若
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

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者無不究覽而三禮春秋尤所畱心著有春秋論禮則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兼補東官員缺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鑑言之內閣失唐殊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之得爲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東井言之內閣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着棊止予不出醮銀及稱予覆疏的確迄今何可忘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閑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旣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庵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上之怒以爲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爲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章畱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爲民再還鄉而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

透世情節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通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擗引苦窮則靡所不爲粘帶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播於外處則躁熱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閑居每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徑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自益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寄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筭糧數區處災傷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爲七牧民者之上災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運

法

又不可減免於是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僭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拾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此

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居宜興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靜居也過崑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爲與遵巖撰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爲兵部主事也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唐子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其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婉護其意必以爲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

其終是不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以薊鎮邊垣東自石門塞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防秋輒稱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議將降勅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叅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番心邊務堪以差委遂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

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
子嶺馬關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止
凡爲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
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凡爲區者三總兩關
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名見在五萬
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
更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
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
名夫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
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土兵城

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
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
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
慷慨勇悍而沉鷲者也今乃瑣悞綿緩靡靡然有暮
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
常七八力士徒馬十纜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
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
猶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洛關塞夜不
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
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薊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

熟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爲九事上之定區帥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雜邊兵以同枝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運便轉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多見施行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咎在人玩兵疲不曾大振兵威協力督勦雖節被當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騫於彼禍本已深急難撲滅况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庶寮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兼以民窮則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部官一員

速去經畧以爲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查閱薊州兵馬兩關振飭卽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給勅前去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將領并兵備有司遵奉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共濟時艱者卽行叅奏以憑處治及將緊關海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羣策羣力並集兼收凡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上裁未久卽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已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來歲春汎之

防預爲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禦海
洋而固海圻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而足軍需復
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則其說愈是而其
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
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
縛吏則民變之漸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
鬪然一逞則兵變之漸矣况憑倭導倭自爲倭者可
勝計耶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
招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路如何可以永斷其路
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爲序家顧慮
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
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猶不勝也况未必
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次則更爲確論水中首
級一槩以十五兩行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
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
若殺來賊一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
級者雖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
爭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奉使集中所
言多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遽奪之速矣嘉靖庚
申四月一日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距生正德丁卯

十月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柅山田頊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歿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欲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思

日忘食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撥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紛出矣唐子以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遁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

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唐氏世胄其
永昌矣子一鶴徵庠生能讀書肖其父所著荆川集
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於世
同時數子惟唐子爲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歿有諭祭
葬予自良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而唐子今爲枉尺
直尋矣鶴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志求趙大洲傳則
羅念庵而表則予予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
俱未之見而念庵近亦作古人矣予當又爲之一傳
也

祭荆川唐先生文

萬士和

